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方舟集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李光緒

謄錄監生臣陳祁

方舟集卷十一

宋 李石 撰

記

張氏雪巖記

士君子所居卜築環堵之室凡以況其德之大小大德況大小德況小窮達利害寵辱得喪何關於我初不以是自累一惟其學之達綽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者可以充之天下不獨虛名之取也五畝土木四壁甲乙

茅茨丹堊無異用藍縷金碧無異塗緑野之比中書堂輞川之擬丞相府一竿之漁足以自娛於盤谷一杯之酒足以自適於彭澤所況大小十手十目於以審知君子所養也可乎哉顔回原憲之學不謂其不堯舜也伯夷叔齊之學不謂其不文武也豈以是自累乎嗚呼出處語默各學其學達其達人懸之以天下權衡之公可虚辱乎然則雪巖者吾友張氏子之德有聞於國中其為學足以稱其所居也張氏子之世忠信孝友父子今

幾傳矣陽施陰報凡幾事矣夫人知之天亦知之其曰雪巖者何取名況德之廉也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所謂止者其亦雪巖所止之居乎不華不陋不湫隘不壅塞吾儒素業足以澹祥風而瑩白日也名之所況不已多乎哉誠未多也昔齊宣王作雪宮孟子以賢者而後樂此為譏東坡子作雪堂執耒耜拾瓦礫與向者白玉堂中無異而忠義文章垂世永久其視雪宮更何如人也冬餘則為几席光明之

用庭户則為漸積氷霜之戒憂民則為年麥豐稔之祥宦業則為臨涖潔白之懿春秋盈尺雖以大書君子其亦凜凜於此者乎惟如此他日可以充之天下無疑張氏子名煥字尭文年與予上下同婿何氏淳熙八年二月十五日方舟子李石記

廣錫堂記

化城尉李君宜壽父年九十過紹興巳卯郊天霈恩敘封右承務郎致仕因摭訓詞以名所居之堂曰廣錫閣

曰榮封菴曰介壽屬隴西李石為記石聞之恩義兩盡者君父之美忠孝兼得者臣子之事此出於自然之天全然有不能互舉並用者上有所偏得而下有所偏失也且自一命以上至宰相三公誰非人子不過推事親以及其君極其所以為孝者移而為忠性之自如而情之所必至無有二道此其所謂天全者也且上之人所以恩録天下人子而有及其親無間於一尉之卑則人臣思所以報其上者宜何如哉一身以及一家一家以

及一國一國以及天下俾無偏得偏失之患足矣且李君世儒者讀書奮布衣豈但為富貴利禄計亦欲以其所以為子者為人臣今老矣一官自効於衆人後昔人益有奉檄致喜者況日月所燭者遠而雨露所澤者大敢以是土木丹碧侈其私哉將假寵吾君恩意以儀形於幽遐僻陋蓬蓽田畝之微細以明孝治之所丕冒者初不限隔也昔孟孫父子皆問孝於聖人聖人答之益不得不異懿子僭魯禮以侈其家庭武伯之父既老

幾死於郎之戰至一怒以激成之有司成叛而武伯死以不忠為孝以不孝為忠孟氏父子於聖門則有愧矣雖然李君所居水竹之勝花木之珍山林園圃之幽趣雪月風雨之交會皆人子平日所以奉親杖屨容與委蛇之地茈其親則思所以茈其君茈其身則思所以茈其民茈其家則思所以茈天下忠孝大節所以仰答明時者尚當與李君勉之

安樂院飛輪藏記

西州佛事簡為盛盛簡之諸邑各以佛祠宇相夸甘泉為盛甘泉之人以篤信於佛者甚多而楊氏饒於財非若他人妄施以徼福者其言曰吾此身此生由父母得之與其致無益之思孰若作有利之事與其竭有限之力孰若為不盡之託此安樂院寶藏之建所以專為楊氏追薦佛事也楊氏有名詵者肇其志而有貽於前其子深又率其志而有續於後父子再世如出一心寒暑四時風雨不變此佛事所以日進一日有成而無壞也寶

藏既建則思所以倡其教永為一方香火人天歸依之
師者則又請成都趙悟院僧了因為院宰住持因又勸
誘士之豪秀曰羅覺民曰吴世安叔姪相與斥已田以
廣卜築揮槖金以增雅飾由小以至大自狹以至廣凡
楊氏父子有作而未就者皆落成於因之手此寶藏大
槩也竊謂吾儒百行以孝為本而二氏亦以孝為本中
不得不異而本則同者何也吾儒一髮一膚明其所受
以無毀其全此樂正子春不忍一足之傷而悒悒乎三

月之久矣而老氏者亦以惜身愛生流為神仙不死之說獨佛氏者以割截為布施以毀棄為寂滅其說有飼飢虎委性命血肉而不悔者此其說之異也若夫吾儒以孝為德老氏以孝為功行佛氏以為補報推巳以利人盡心以及物未嘗不同本而出也吾不知楊氏父子果自吾儒出者乎方其勇於佛也以頭目髓腦苟可以致九原之痛者尚所不惜況金玉寶貨過眼土梗不啻何足計哉此楊氏之心當與佛同體而於吾儒不為背

本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此吾所以合三說而一以望於楊子者其庶乎若夫楊氏所施緡錢之數經畫之目常住田頃畝多少此了因住持事不足書年月日李石記

梅塢記

石拙於學其施於吏亦拙也方會府多事英俊爭竭其趨走之巧於大吏之前獨隱忍自守其前之拙不變大吏者亦察其一拙外無他能不怪也故於考覈文簿瑣

瑣中比他人幸有曉夕須臾之隙掾舍稍僻且陋邀求者所不至獨與學宫相比隣學中士子日集說學問庭戶隘甚恐不足以辱乃撤去昔之屏伏蔽藏以為今之疏明曠達得數席地俾客至不以隘為嫌而主人亦得以陋自安也屋簷之南有老梅株如柱軸一根别為三四股可蔭十許步環以數小竹外悉芟去之仍闢屋一角作一窓以即其蔭每每風日開闔熤然之光藙然之聲往来几硯書帙間與静境相接如行村塢因以塢名

之又植檜柏二百周墻之陰與梅為佳伴他日淩冬霜雪愛玩之樹是又其拙之拙者也後有我輩人或不免流落一試公退燕休於此為護此梅以待其柏之成仍勿笑其拙也

叢桂堂記

桂生於土而云植於月中人不於土生之貴而極力於月中之植以是為桂是其未必有亦未易得然父子兄弟相語以為是可貴可求而必得之者學之於仕未易

得也侈於得之日猶捫月得之噫亦貴矣悚安張氏父子兄弟學而仕也其學也食息詩書而夢寐几硯如墾而種焉其仕也得意青紫而唾手軒冕如種而刈焉是學其所當得而仕其所必至無他道也人有侈其名而問其所從得曰吾得之月中人終不以其名為紿已争欲得其所得曰是張氏一門之榮也有劉氏之父子而無異同有鄭人之兄弟而無儒墨是其封植之高扶立之茂鬱鬱乎家霄漢間也士夫過者式其居因以叢桂

揭為其堂之名而俾記其事雖然張氏之先仕九卿也老先生字登孺者為詞場名人吾昔拜其人曰畲曰甯曰在廷曰過廷與石同年皆前進士

固存堂記

丙寅歲大水郡譙樓不沒者三板官寺大毀水落官無所視事各即故基作新屋而録事參軍署距郡署西三十步鄧君處道至未受署間訪故基於西偏才一老屋棟桷相撐拄以立餘皆僵仆沙泥或大波捲去矣因即

老屋為主向皆創新之慮指計工幾月屋落成得若干楹處道則又與客視新屋若聽事若正寢若廊廡若庖廄吏僕居皆斵削磷磷斤斧匠石初去也而一小堂獨面西前有葦竹蕭然仰視其榱楹猶故面目黧黑袍褐灰土狀蓋新進中老人大父行也處道曰物固有是哉此鼎之河伯所留老屋也浪駭湍怒龍求石鬭洶湧激薄所當無不虀壓而此屋何恃而獨全處道忻然若有當其意因以書史列左右取古今石刻依其壁公退即

居之因以固存題其顏石謂成毀形器常理也特有久近此屋何恃君子當有以自存否則屋郵也易曰成性存存孟子曰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老子曰綿綿若存後之居此堂者能合三説而一存之庶無負此屋名處道成都人故家子文獻多學

善最樂齋記

善最樂齋者吾友趙君書室也其自名者君之意而欲揭其所自名者於他人以為記則答曰昔兩漢淳厚之

化忠質之教所以大庇其子孫而納之於無過之地可謂至矣間有所不免者皆自取於結客以固其垣墻下士以借其聲援所甚可賢者雖詩書義訓薰蒸於見聞服習與白屋士子無異然亦有所不能自別於膏粱富貴之族嗚呼至漢末而漢之公族羣公子由此岌岌矣此東平王蒼所以能以善自名者非以是苟邀聲譽葢心有所懲而以善自全也今趙君父子以科第再世取富貴人不以為過而以為當然惴惴自封殖日畏日憂

降心於漢東平若慕用追逐而不可企及者何也吾知之矣衣服飲食人所共口甘而身美之至窮其所自得於衣服飲食則罔然有不知者且夫善者對惡之别聖賢入道之倏也今日我不為惡是亦足為善矣而樂之焉樂之而取其最焉吾乃今知東平之所以自取者已侈而於趙君之所自名一何廉也垤澤之呼宋魯之君不謀而同葢其聲類感召有不得不爾君何不比於蒼而廉於善也哉吾將取孟子所論樂正子可欲之善以

至於不可知之神期君以益其所學而大施於世次第由一善以行不驟以須其成不速以待其化如雞鳴之卒章者果欣然有得於樂乎哉

務本堂記

逢掖之衣不奪於袞繡之貴環堵之室不陋於甲乙之雄士之所守有大於此者本之所在也且得之心修之身有餘矣乃欲因家以及國因國以及天下酬酢變化隨取隨有此其人豈易以外物誘怵之上之人乃設為

利祿富貴以權衡錙銖為重輕士爭以其所學鬻蔭而集其下噫亦迫促矣有圖榮而得辱就利而反害踉然喪其故步以失其所守者士可不知所擇哉此一節之士寧堅其所守以終其身以永其世子孫窮達死生禍福休咎不肯以彼易此彼若有所憚而不肯屈其守者本之所在也雅安胥敷道儒者也薄城郭而弗居厭市井而不接漠然思悠然忘白素垂領紅丹在頰遯食以自肥蒙飲以自潔詩書几硯圖史幃幄花竹葱蒨以為

之映帶雲月晦明以為之焜燿確乎難哉計必有道而處素位而立者也有客過之指其所築堂以夸客曰此吾累世之守也据坐呼之丫然稺子拱手出對客誦論語有子務本之詞以問客客笑曰大哉主人所守在此乎有子之於師特第二義也夫子於諸弟子豈有隱其說以待趨隅三反者葢自得之矣曾子有子皆聖門老生曾子專其授有子泛其傳而仁與道之說始汗漫於天下者無怪也習乎口注於耳土苴醇全雕琢渾沌所

學既失何以為用所用既失何以為守此吾黨之懼而學者之責也且出孝入悌馴致其文足矣聖人豈有隱於仁與道哉曾子之避席不知而自託於一唯有子葢不得已發聖人之隱曰仁與道言之者自其所本孝弟二言充之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學者之求孝悌宜自孟子始主人曰諾請書客語為務本堂記

隆州重修超覺禪寺記

隆州者今隆興天子之賜名也仰惟龍飛御守慈儉為
實而民自化不貪而國自富其易名幷監以復隆郡之
舊者豈惟默契鳳歷所紀亦以作新雅俗阜成綏遠之
實也矧以大丞相虞公當國道結主知功課吏治故守
令必得一代才敏强濟孝道愛民者蒞其任而遞守此
邦各務思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眷安重意苟可以恢拓
郡體俾不至沿襲簡陋不獨藻飾吾土文物之盛其贊
化佐治即如二氏者亦得夤縁受賜與吾士均先是州

有趨覺僧舍凡歷三太守而院事甫集始也樊侯汝霖建雲章閣以奉安光堯太上皇帝御書其中也何侯耆仲請改律為禪以稱宸奎所藏至是史侯松老又大治棟宇因舊增新於以全十方氣象曰佛事如是足以望此州矣且州以跨鼇名者三嵎山也自治寺與民居如出鼇背負而欲飛此實佛地所種宜有奇傑樓觀稱一境華封聖人之祝當無甚難者而士民乃相與倡言曰是有三難地以險自障而難於取平僧以私自營而難

於聚食院以貧自畏而難於致衆此沿草禪律之是非分矣侯曰是有甚易者地則高下為基而平之僧則立規矩嚴師而振之食則括隱剩田以給之舊址僅長二十丈跨山迤邐而下為屋二百楹凡六重其直行深七十丈其廣三之一為重屋出深廣之中而陡所謂雲章閣者巍然與日月昭回於上其他像繪雕鏤丹青金碧煥然次第一新其貽無窮之傳曷有涯涘哉嘗聞之或人曰天下名山大川率為二氏所據以居耗地力而分

民心無大此者是又不然生於天地之中者必有靈氣
人先得之聖賢者先受之葢天所賦也且有宇宙便有
此山令之三嵎岌然與岷爭雄其靈氣融液尚可以通
海脉而輸天府國寶所儲以擅富强於天下其賦於人
又宜如何也且以忠誼之著勲業之美文章之懿與夫
朴愿純厚之俗不緼利以自富不貪名以自勝不健訟
以為能吏易於治國易於資異時竹帛所書垂範千載
豈特一州之地甲乙全蜀而已哉二氏者得以仰聖世

包容之度以風雨而自託於境内者皆靈氣之餘也而又何隘於數椽之屋而已耶且史侯之政異矣愷悌所格補葺蠹獘者非一其視一土一木心巧目營休休然如善射者雋中而附汰輈也追逋粟以為食捜羨卒以為力合樊何二守之政而收其成向之所謂三難唧唧口語者乃令相與贊嘆奔走香火以為寶坊成就如佛之說從地湧出也僝工於某年月凡用日若干以某日落成寺本唐神龍所創以飛泉名乾符以超覺名國朝

因之李順之亂民畏其險為盜資乃火之崇寧初復之
僧百輩不少散徙後先名僧相似不必更書史侯守喬
珏某州人年月日記

潼川運使劉公生祠記

有田則有征征之多寡視地美惡此制也使良有司世
守雖禹貢九等今未改也自征地相戾而制始病國家
征以兩稅皆視地市於民者曰和買民預取直時以責
入猶征也亦視地大小美惡難悉則視地緡曰家業猶

田也惟熈豐制以五等和買三等止其二等不與歲久避征者竄名二等而民不均是征地相戾也今天子以經界律天下田竄名者始得税且均矣和買猶故豪民以賕幸於二等吏私蔽之株蔓不可動且遂為府五縣小縣户萬七千有畸和買户纔九百比他州縣獘特甚民有詞府縣府縣理於部使者劉公公以聞符下公如律即命府縣件具所欲行與民有詞者而沮成者多詭説以誤公公以五等舊制核其盈縮出入參用經界所

得於寵名者戶均之察之以明濟之以勇申之以信達之以嚴向之欲以說誤公者意塞而歲久不均之病瘳矣昔五循吏無智名勇功可書而太史公書之公用心如元氣游行神迹不露雖大被萬物猶不求德肯顧皎皎名於遂之人然他人憒於吏案不即為為之必不終公能終為之且府縣提於奉承此遂人德公期不忘相與作生祠請識其事俾後議政者知所考云年月日李石記

北巖記

巖以石居如覆屋下棲十六士唐人所作石像也先是巖壁立百仞上垂瀑如絙下為方池以受水夏秋潦集池滙趨凹十六士汩於水無復金碧顏色好事者嘗徙像他處復棲於巖何也父老言巖本洞天所託舊時松楠翳薈不容迹有怪物衛守故作像以鎮像徙則怪見像固安於棲不容徙令太守出一彈指作拯溺手疏渠洩池以達溜潦於外重施金碧十六士者始一解顏而

笑又砌像前數圅丈甃盆以受君子泉以便漱酌既成

適夏大水太守與客瀹茗納涼瀑注如甚雨如海風撼

潮聲可喜可愕不知廛市火聚中有暍死人也太守成

都宇文紹奕客郡簽陳鼎新普守郭郊新合守李石太

守之兄紹彌攝祭酒為主人年月日石記

方舟集卷十二

宋 李石 撰

啟

謝解啟

辛苦荆山已勞於三獻依棲楚舍忽遂於一飛初知公道之開且有親幃之慶捫心益恥賀德有歸列棘外臺本優子弟挑囊中選專有師儒限程較藝者止鬭七人濫進冒求者動踰十輩本是别嫌疑之地豈期成僥倖

之門古詩率衍於鄴枚時務相高於晁董百蠹動而春蠶競食九天淨而秋鶚爭飛宜多間世之英副此賓興之選如石者少雖力學志不為名地無三百壥之禾家有五千卷之學親養未甘於藜藿衡門半掩於蓬茅自慙不是詩禮人意謂終為田舍子竊慕古人之祿仕潛驚壯志之功名軍再鼓而氣則不衰人未遇而足則有刖五陵仗劍幸喜夜游一榻橫經何求晝臥漫棲遲於黄卷徒游戲於青衿但惟馬帳之風流豈有晁生之講

誦一吟一酌半友半師勢雖借於王公譽盖由於鄉曲比因士論之収拾徃應有司之選掄對大手以不工畫廣眉而相似愧非士秀謬稱古學之多因預計偕偶占鄉書之數彈碁聊耳推轂有人揣分業之合宜非黨緣而奚自恭惟某官儒林師表學海老成孟軻之執德不回伏湛之與人無競南門緌帶已高七縱之謀東郡分符常覿一麾之政治良田而去螟螣磨石鑑而照狐狸踵躅前賢提携後進超溝中之萬木發爨下之五音致

茲孱瑣之微預在扳援之列念其進隗之始與其筮仕之初曲引晚生非公莫能耳不忘厚德舍我其誰歟石敢不益勵前修勉思來效歌嘯江山之助辛勤燈火之餘用三冬之遠圖期六月之一息過禹門而成變化登漢殿而誦平生暖律已回喜逢一時之氷雪飛梭欲化更煩半夜之風雷

又謝解啟

四科取士方程度之甚嚴三載通經媿淵源之未博能

書濫及末學何堪竊以人才盛衰係國家之强弱道術純駁關文風之廢興惟聖天子欲求經明行修之人詔良有司以公鄉舉里選之法冝得專門之學以寛側席之憂豈謂謬庸誤蒙采擇伏思石性資凡下智識迂踈粗知求至道之指歸不敢議先王之制作慨念周家太平之典文固閎深或謂戰國陰謀之書談何容易妄意姬公之夢庶幾宣子之知豈期於文字語言之間少得於訓詁傳註之外偶逢宗匠不棄散才雖無顔以見鄉

里鄉黨之人幸有辭以塞父母昆弟之望其徼幸至如此者非教化孰使然哉兹盖伏遇某官談笑春風胸懷雲夢舌本吐忠厚之論筆端形典雅之文昔也魯公曾許侯芭之問字今焉潘縣不妨子賤之鼓琴士知所歸人皆用勸遂令狂簡得借吹嘘石敢不益謹操修更勤學問誦杞宋之遺禮獨識所從繼齊魯之諸生庶無可媿

還博士謝祭酒啟

萬里遠來誰為知者一言見借此豈偶然惟上庠教化之源有前輩薦拔之法郭泰之於黄憲韓愈之於何蕃况乎以分守則屬僚以道義則師長兼二者之攸重處衆人之必爭自惟晩生不習時事但有念親之方寸聊復從事於斗升方將比其重輕擇所去就飯牛者豈問爵禄養鳥者當浮江湖伏遇某官端若神交油然心化魯國之雞可以伏鵠任公之犗可以得魚誘之於寂寞無涯之津収之於和易有容之地投名俊軏竊自愧於

東郭之竽矢志師門未敢靡於曾點之瑟其如佩德未易既言

上王宣諭啟

天子明見萬里寬盛時西顧之憂地官用知九州尚使節東歸之緩惟去留輕重之注意故内外彼此之無心蜀道十年其已久矣漢庭一札尚竊遲之安敢飾泛泛稱慶之言特願致區區遠來之說石間仁義之論至近世言之而無補財賦之路在有司取之而益深十乘啟

行大將誰知力辨千金取信一日安可緩圖疲心於木牛流馬之煩巧計於水舟陸馱之苦愛民則兵匱養兵則民窮古來計通變之才竟無兼兩全之策豈有兵出期年如太平無事之日財歸外府無一錢意外之求智名勇功清議甚白道王權伯微意不傳成規粲然端可百世而不易陰德大矣豈宜千人之必封石又聞遣使實難在古甚重於平時導達德意尤不可忽矧兵間指授將帥豈曰姑行近者官軍卷甲敵境可為寒心苟非

王人仗節軍門立致解體此何止吾蜀之利害固多繫宗社之安危唯公智識之髙當時擾攘之際不獨裴度淮蔡三州之重要是周公春秋四海之通久留無嫌何以為報會且歸矣社而稷之恭惟某官學明而氣髙才博而意遠元祐以降得南豐豫章之正傳永嘉以還有茂弘安石之可恃如五福太一之臨蜀若長城百萬之折衝荷槖陛榮念法從貳卿之甚眷衮衣賜服當樞衡九府之久虛石之此來公尚幸見陪下客以學為政庶

幾一言終身之依開東閣以招賢人端欲異時九鼎之重

謝執政啟

遠來無補久次得遷拜命有光汗顔以愧竊以上庠謂之學省所以示臺閣班綴之末殊博士謂之清官所以明州縣走趨之有意雖秦廩品秩之微僅六百石而孔堂道義之樂有三千徒顧非專門輒据此坐誰是不叛北方中國之學彼曾未免西河夫子之疑石之妄庸衆

所鄙笑天未絕於子思孟軻之後世有取於熈寧元祐以來本其所傳粗似有守顧行已則恐或未善於教人則誠所不能睨柱之夫方期全璧緯蕭之子敢意得珠伏遇某官心游六虚量受萬物此道伊周輔相之業斯文禹稷吁咈之詞主盟公朝作芘吾黨更磨歲月尚敢圖重席之榮坐阻晨昏何以慰倚門之望

答史祕校啟

濫尸粉省仟守黄堂尚容老子於此行自云父執之可

敬伏惟某人學知所本仁以自存雖曰此三先生篤說之鄉遺經具在尚恐有百太守與聞之政珥筆相矜一介相先雙鳧下逮即行披晤未易既言

答胡制置賀正啟

亥豕渡河入室欣逢於改歲申蟲伺隙杜門不礙於發春欲罄懽悰首勤慶問恭惟某官謙尊而受泰治以通惟君子之四時錫庶民之五福絲綸西掖方舊人圖任之良袞繡東歸及新年太平之慶衡門饜迹迮宇馳心

答范制置賀正啟

乃睠西顧喜桃李之一新迎春東郊先甲庚之三日薰為叶氣盡出提封恭惟某官牧司坤維君子泰内謡致新年之慶聿臻有德之歸出頒牧於禁中即期報政復文武之境土何必言兵

上王制置啟

安危注意方一時多事之憂精神折衝增四方萬里之寄惟體國之心不異於内外則愛民之義豈計於去留

參聽明綸倍愯遠俗石閒之今日之勢藉蜀以爲緩急
識者之論觀人以别重輕兵分於諸將而黙操其進退
人材之權財付於有司而時問其出納金穀之數制勝
樽俎之上救鬬纓被之間堅方面之長城料吾目之勁
敵自非高才足以了至煩之難偉望足以鎮易動之心
則何以俾輿言之釋然惟上意之如此時惟求舊無以
易公恭惟其官性資誠明氣宇博大文章先秦而下不
論學術元祐大老以來發爲爾雅深厚之辭蚤冠英科

之首旋備明廷顧問之列直出諸公之間侍郎欲使何為尚冀折不測之敵夫子不容何病乃今伏大隱之言既已起公於近藩尚賒正席於二府奎文炳燿六閣垣乎西清齋鉞增權九圻門乎蜀道望作新於時奬用恭對於眷隆石一介晚生試吏大府竿牘惟謹敢忘乎善事上之心雲霄或披庶幾以華終身之幸

上沈制置啟

吳蜀兼天下嘆一時擇帥之難頗收出禁中資萬里折

衡之重惟去留深繫於國體故內外獨簡於上心明制誕敷遠俗改觀石閭之令日之勢當視其緩急之處君子之學欲見於盤錯之時以四川不易之民當三秦甚強之敵委兵權於諸將而外無所守總財計於有司而情不相通雖合五十郡兼制其重輕然視二三邊莫知其進退頃者陝西之深入主兵專意於倖功至於德順之引還卷甲僅収於儌利敵勢益張而不可遏蜀憂未艾而無與謀自非識足以審未然之機才足以解至煩

之難却敵於談笑不言之地出力於優游不迫之間則何以料敵自中出人意表寛西顧之憂而仰對隆旨勞東征之歸以下穆僉言有識所推非公莫可恭惟其官誠明而用邃氣剛而中虚貞觀以來風流永嘉而上人物發提妙筆追還三代灝噩之文旋結青荷入參西漢文詞之列君子不容何病顧屢出而望益高斯人直道而行葢得公如朕親往豈獨子思能安穆公之側庶幾文帝不見賈生之思矧延閣萃乎西清直奎文於祖訓

而長城臨乎方面収重柄於帥權參誦綸言作新時奬
蓋以期月亦可豈待三年不歸石青衿晚生白髮末吏
九霄在望或假此以為終身之榮二天見臨其敢無以
致私意之喜深春修路跋涉艮勞全蜀萬靈奔走傾切

又

總十連而謀帥欲寛西顧之憂護諸將以籌邊盃懋中
權之寄惟今日之重既歸之蜀而上意所指無以易公
參聽明綸倍歡遠俗竊以去天數萬里方拏兵無休息

之期提封五十州又仰食有供須之急重以三路之深入致此四川之益憂自非愛養根本以深不拔之基何以撫集瘡痍而圖善後之計上所注倚者其或在此公肯遠來者固欲安之向風知歸蹟足自善恭惟某官聰明而夷粹肅括而宏深學術東還孔孟以來人物南渡王謝而上昭回顯策助成西漢爾雅之淳剴切讜言覔出三代直道之懿向者乗軺不測之使屬閭造膝無疆之陳乃令利害之甚明豈惟是非之方定尚遲爰立再

煩此行聖天子元年奉禮樂臨遣之寵太夫人萬福承板輿燕喜之懽矧六閤峻西清之華而元戎將北伐之舉徒得君重屈裴度親淮蔡之師無以公歸須成王正周召之位如石為生晥晚受性竒窮學省備員昔有青天披雲之幸泮林側翅今復飛鳥依人之心豈敢援嚴尹少陵之舊游庶幾似東坡後山之前軌

眉州交代李侍郎啟

光奉綸恩改麾閩寄驀顚西指方接武以幸交鷁首東

飛悵登仙之欲別辨嚴有相緊祉具宜恭以慶慰伏惟某官學妙傳心文髙具眼馳騁古今而詣於理經緯天地而立其誠再召漢庭氣壓諸公之上長哦蜀道益知萬里之難勞歸不待於三年報政肯稽於五月請近易遠捨舊圖新不特奏甘泉之計書便可膺宣室之召對顧我為婆娑之老強作此行為公留蔽芾之陰期於勿翦

回孫監茶啟

半刺新除巳煩申命一麾改授盡出誤恩方兹發軔之
初喜有盍簪之便雙筠重問九折忘憂其官義篤吹噓
情深推挽留滯周南之迹幸此為寮招來冀北之羣期
於成事

答田茂實解元啟

齊韓毛鄭世守一經盧駱王楊名參四傑豈特有司之
塞責庶幾為國而得人伏惟祕省明公妙於師傳自有
家法解頤敢抗於雄辨志目果収於雋功方慶問之未

遑辱惠音之先及意切相與賢於所聞白鶴山高如三秋之可仰青雲路穩期一旦之相逢

答黄解元啟

質文具美經行兼修汲石室累年之功為青雲一步之始辱雋文之踵及仰喜氣於眉間天理豈在人為更宜勉力陰德必有陽報仰副清心

答李解元啟

備數文衡於何塞責登名貢籍僉謂得人祕省明公義

薄雲天評高月旦豈獨汲儁功於槐市蓋將奉大對於楓宸固已卜吾人所得於文字之間便可以此道相期於禮法之外更佩雙箚之重如懷十襲之珍青牛入關莫忘仙家之來裔白鶴舊社尚期華表之同歸

答黃觧元啟

四科十哲同瞻闕里之游三秀一門盡入鄉書之選祕校明公詞吐温潤氣質粹夷笑談取學校之功行藝推場屋之儁念再歲窻戶相從之益仰九霄岐路高舉之

初大詔咼來高文賁飾相期里閈已知江夏之無雙此去殿庭猶是潁川之第一

答張知録啟

拾來麾去可見宦情用行舍藏何關吾黨嗟歳月之如許幾江湖之相忘尚幸春容或得晤語伏惟某官持心近厚陳義甚高直道折餘子之雷同一笑乃吾儒之尨合雙鳬拜賜十襲珍藏老子登樓已有月邊之凤約都曹入幕未成山色之賦歸願與寢閤為國家重

黎州與文代宇文知郡啟

再試負丞安於遠次一麾假守冒此超除重惟同年兄弟之懽倍結他日子孫之好豈治嚴之敢後承入奏之云初馹召已來郵音先及遽拜雙筠之賜遂忘九折之難矧惟蜀險遠接蠻陲以博易之虛名収羈縻之實用以其虛名則宜識通變以其實用則全賴撫綏惟今昔是非不同故緩急弛張各異必資妙斷用續光塵况於斯文許其接武伏遇某官學大以給才敏而華世閥有

求多二典絲綸之手科名自致有一經衣鉢之傳推三十年故人道義之情借一千里慈母旨甘之便俾遂安輿之養敢辭叱馭之行惟是書生恐乖吏責幸舊貫之可守與前規之足憑許為雲霧之游益勵冰霜之操期恭乃事用答深知

答資州韓知郡啓

分符千里喜聞賢守之來受地一廛肆預編氓之數深惟風

人其敢吏朱游於黨友

回百丈馬知縣啟

貳政蜀都已煩申命一麾莋郡㳺出誤恩方乘障之云初喜實鄰之有託雙�重問九折忘憂其官義篤素交情深契空城仰哺慚無一夕之儲候館論心頓積三秋之恨盆祈興寢以重朝家

回馮縣丞啟

奉天子命佩太守章戢吏愛民庶幾省事求師擇友期

於得人恭遇某官學則有朋德惟莫助自州視縣如四肢在體自令視丞如六翮欲飛循良非俗吏所能愷悌乃吾儒之職逐鹿之掎角羔羊之委蛇方涓日之有期已聞風而相悦百朋書錫十襲珍藏展驥足以高驤如君可耳指蠶頤而自誓從我誰歟

成都府學教授謝啟

學省備員已從罷免泮宫濫數遽辱薦延自疑罪垢之未除幸此寂寥之足慰一言唱重十倍增高竊惟學校

興廢之由率以師儒得失為愼人非其任即有若之似有所不從道苟可傳雖蘭陵之文至今有法刱此方揚解以觀士心向背聚散之始何敢覬重席以爭講說勝負雌雄之塗儻或得名何以塞謗石則甚謬天或見憐骫骳之文識者謂為高古鄙拙之性君子以為直方惟鄒者収召陛對以來終坐此斥逐鄉校而去人誰見恤蓋增辱天子之上庠世或為榮乃更陪諸生於下坐及令砥礪或出泥塗伏遇某官道倡羣經學關百聖清議

恃之以無恐微言由是以有傳出處乃大類於韓公行藏肯不同於顔子尚桑榆之未晚識蘧蒙之有年憐其最舊登門乃令隨衆人之後察其自新無路特為占諸公之先敢不佩司敗之夙箴聞嘲師而自警公方與弟子三十輩往定漢儀石獨取冠者五六人共新黜服

答何道夫教授啟

博士昔避秦自知微罪夫子中分魯仰戴誤恩襲裳未免於羣嘲袒裼豈容於獨笑恭惟某官聖域自得文場

先鳴孟郊與薦士之詩盖嘗竊意伍舉有驚人之語冐亦少須計來此姑日月之淹俾拙者蒙雲霧之益未忘情於濠上猶記面於牖間𥠖然十襲之珍厚矣百朋之錫念四海兄弟幾廢此道而一門父子知有吾人公能過我與阿戎談我亦待公理邯鄲步一經專席向來士子仰望以爲温故之師二老鄰牆此去逐客相須以開自新之路

賀都大啟

陞華延閣連東壁之圖書增重使權煥西征之禮樂上以內外迭更之異數下以士夫望用之公心弭節云初搢紳交慶竊惟朝廷專任之寵皆以兵民遠寄為憂謂摘山以通民商而國用豐於貿易有無之際市駿以壯軍實而馬政班於蕃息牧養之間外空六詔之資中盆二邊之備茲事體之所係蓋利害之不輕自非達識足以明利害之機長才足以周出入之數則何以寬宵旰之慮交民吏之懽惟衆所難非公莫可恭惟某官中和

裕物雅厚鎮浮出羲獻風流之餘行孔孟正大之道通明兕籍早嘗驚何自為郎賦皇華詩昔亦列於選出使倣木牛流馬之遺利洗棘林肺石於不宽雖淹延萬里暫煩一行然倏忽四年頻易三節行即追鋒之名直躋清禁之遊次舍盆高風雲漸際而石奇窮罪迹流落餘生來官大府之初獲隸軺車之下少棲德宇雖辛公作坤維句月之留亟正巖瞻實欲上促天下老成之入

方舟集卷十三

宋 李石 撰

辯

老子辯上

道有嚴乎曰嚴唯其嚴故渾然大矣曰仁曰義云者因人所不同各一其道而自為散亂其大者故在不小矣韓子以老子為小仁義老子豈不知仁義與道渾然中物因其失而致其嚴以為散亂之防非小也此不可以

不辯

老子辯下

道有通乎曰通唯其通故渾然大矣曰清淨曰寡欲云者豈唯老氏聖人宅心於虛以受萬物之託寂然自冥於無所思慮俾百姓日用以給而救其過者此吾儒之正道太史公乃始以為老氏之學自別於儒寡欲清淨於是乎在此不可以不辯

列子辯上

劉向以列子湯問穆王二篇非君子之言湯問則莊子湯之問棘以大椿鯤鵬變化列子作夏革晉張湛注莊子以革作棘穆王篇論西極有化人來又仲尼篇稱孔子答商太宰稱西方之聖意其說佛也然佛出漢明帝時湛乃謂列子語與佛相參蓋指其幻學也豈西方之佛幻已肇於列子時為穆王化人事乎必有能辯之者

列子辯下

孟子距楊墨以楊近墨遠為序於儒以楊為為我之學

一毫不拔於天下可也如禽滑釐對朱之言則以墨翟大禹為為人之學老聃關尹為為己之學似以朱況於黃帝關尹此列子之有取也劉向云楊子之篇唯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豈放逸近道乎其何以近於儒不然力命自力命放逸自放逸耳必有能辯之者

飲食鮮能知味辯

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先儒以别薪辯觧食鷄知露棲食鵝知黑白釋之非也天之生物自五穀草

木鮮蔬皆有精華苾芬具天地中和之氣資生於人特人未知之耳飽者陳方丈水陸之產於前食且厭之而饑者飲啖茹茎鮭䴥䴵草具甘之過於八珍非味之正也飢飽惑之也誰能捨去飢飽而味飲食之正乎且鹽止於鹹醯止於酸椒桂止於辛食者皆能言之若以此為味則味止此耳若以此為非味之正則昔人用意於飲食之表者其必有說也神農嘗百藥而嘗之皆經口所嗜也今人食五穀草木而酸鹹辛苦雜然其間取適

於口失其正味往往以是死者况欲使之如神農之於味寒暑隂陽燥濕有所弗遺雖遇毒不死豈可得哉周官曰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夏小正各辨四時麻麥菽稻犬豕羊雞之所宜此教人知味也其益於生者則取之損於生者則去之惜乎人終日飲食而弗知也其得之以生者亦弗知也其失之以死者亦弗知也若夫先儒所以釋經特一法耳非聖人本意欲用是以教世人世人必不能寧終此世而必不知也因觀本草

思及先儒之未盡故備論之

月法辯

三代之歷惟以夏為歷之正顓帝始作歷而後三代為遞用之乃子丑寅之相承也行夏之時杞不足徵杞雖夏之後有不足稽考也春秋之年月日則周正朔也七月陳王業周公之詩一二三四日曰日不曰月以其時之氣令有不協於月當與吾夫子之意合也如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七八月周之五月六月也無疑以

皇宋所用夏時推之氣令已正矣曰周之七八乎夏之七八乎以周之月則流火之月授衣之月進在今之五月七月進數八九之月蟄者未畢何以為火伏以為金柔火老乎此行夏之時吾夫子有不足於周而夏小正呂令以秦正參錯其間如曰孟春行夏令釋者曰巳之氣加寅之氣此月法也不可以不辯

說

放生說

佃漁之利天所以資人之生葢許其殺而不許其過乎殺者以其害仁也於是有暴殄之戒江湖水産魚蛤蝦蟹細大之族民忍於殺而不恤者資以生也而有過焉君子哀之恐人自愛其生以殘物之生而害於仁因取其可生者縱之非敢以小仁小惠求異於人以希惻隱之實庶幾推而放諸天下亦君子自然之志也李子去親官萬里外食不敢飽况殺乎日以俸緡作放生供自

紹興二十八年二月朔始作放生說

三蟲說

涼秋既久窻扉留月光揺草樹棲於几席一室澹如也炷香誦書既夜分矣獨坐無人靜念感觸可喜可怪同一化物在天地間雖微可録也茍有聖賢仁義之質充之則人否則不如作三蟲說

蟋蟀鳴竹閤日聽一日初遠而漸近也一夕自投几下鳴聲聒聒驅去復來如有所訴不可止遏如所當至此

不可却因感七月在野在户在牀下之句鄭氏釋之曰以漸也士君子之學自可欲之善充之可及聖神之域雖樂正子有不可驟而以其漸彼學未至於善與其至而不循其序夷居於聖人之堂以求躐等曾蟲之不如

爾雅曰螢火即炤詩人謂之熠燿唐人謂之蟒蟒通釋螢也毛氏誤以蟒為燐孔氏舉牛馬血鬼火以疏其誤蟒之非燐審矣螢亦非獨腐草出也或曰濕生之蟲多夜明余坐席下背燈處搖搖如寸金爛徹視之則蟲如

蛹狀首尾鋭而薄黄黒色不翼而足腹下有光其赤螢屬乎彼固胚胎於朽腐潤澤以自表見於土壤顯暗謂足為光華矣士君子不務其輝光日新憒憒中如黒漆自暗隱蔽日月曾蟲之不如

禽棲竹間暝夕嘖嘖引手可接聞弾琴聲時一作振奮鳴和之音日為常略不怖也因感聖人弋不射宿之仁與夫忘機以狎海鳥者吾之仁於彼弋與忘機於殺於汝皆可保也世屯道否往往肉至親而食之彼固知擇

於人以為依宿乎固有不擇所依網罟畢弋發於幽隱不慮昵於私而比於愛自以為永可恃也曾蟲之不如

主民如主鳥說

食於技者以擾鳥凡烏鸛鴿鷃慧如鸜鵒貪如竊脂皆籠飼教之陳於稠人通衢聲鉦鼓噪呼先之使不怖且狎其飛鳴隨主指顧翺羽利觜各用其伎節奏俯仰徐疾折旋主操杖次第口授如律則徵飼以勞其成鳴呼鳥何知焉唯利飼而忘其擾之苦也周官四翟之隷掌養

鳥而阜蕃教擾之掌與鳥言與獸言夫鳥獸之距人遠矣而與之言又以四翟官之豈以淳固鷙戾之性可邇鳥獸耶夫因物之性雖鳥獸可邇違物之性雖人有所不從況鳥獸乎羽者必不使之觸飛者必不使之蹄因性為教善術也誠使主民者如主鳥者别其教而勿傷之察其意而惠以飼之俾有以自忘其苦而服從其上化其有不行乎

題跋

蘇文忠集御敘跋

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說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說僭也先正文忠公蘇軾首闢其說是為元祐學人謂蜀學云時又有洛學本程頤朔學本劉摯皆曰元祐學相羽翼以攻新說卒之不勝稔成亂階尚同之過也仰惟靖康定正國是投其徒於四裔凡悉力以尊崇元祐學者皆得為專門名家軾其倡也逮紹興至淳熙四十餘年堯父舜子授受聖學一出天縱猶夫子一貫之說

無彼此異同之尚先曰拒王氏說以策勲聖門者皆録用其後子孫蘇氏一家尤被旌眷挺挺遺習典刑相望世有人矣曰遲曰符曰籍擢用於上皇之朝特以世學為學者矩範非若他人徒然先閥之矜也今侍御公嶠以直道受知以懿文進用其施設語言自世學中出兩宫隆眷振輝九牧不特其鄉之人也邇者追錫文忠公美謚以御叙賁其集眷眷於蘇氏至矣其子孫所以報荅朝廷重意以侈耀厥世又宜如何臣假守其鄉詩書

耕稼衣冠不替以道德性命之歸為忠信孝悌之實文不浮質不塞知法而易親曉禮而易誘共知師用蘇氏者以聖學之勸也敬於郡圃作堂以元祐學榜之奉御叙與侍御公嶠之跋刻龕之堂上與蜀士大夫共之守臣職分也具位臣李石謹記

跋蘇帖

東坡初得筆意於顔湖州此帖是也葢嘉祐中任鳳翔幕官所書子由時在陳州其次韻子由云舊隱三年别

松杉好在不鈌

跋潞公清獻公帖

文趙二大老前後典蜀蜀人至今愛而思之惟均然潞公未滿四十為蜀遨頭有飛語中傷至遣御史何聖從廉之獨清獻乃以一琴一鶴遺蜀人其以清為謚宜哉此帖蓋以資殿自政府出知杭州也蜀人李石獲觀於廉靜齋公三世孫藴以廉靜名江陵官寺書史之室張孝祥為書揭其顏上清下廉家法也

跋富公帖

富魯再入相而清獻叅大政此帖蓋自尹蜀日除諫院以蜀政之美為異時禺軸張本然介甫執政晦叔入為言官諸公者皆去矣

跋謝君所収帖

吾友謝君出此卷云得之岷下屈指已二十一年矣石時居先君憂王巨濟張彦清王仲衡相與撫存往来俾得以自忘於憂患無聊而栖心塵外乃如此三人者今

皆為古人獨石排擯無用奔馳宦海不復如向日為無事人可嘆也蒲山本知来舍弟自潼川牛頭寺以馬載歸今尚在知來處此山與吾兄弟幾為三頑物以老知來出仕此本閑空屋花竹間然亦不得數見之讀詩淒然久之因書卷尾復還謝君年月日跋

跋范伯文所藏帖

太原之戰昔人河東之策中興椎輪之治欽聖料敵之明將臣奉以從事乃一跌至此世有登廣武而嘆者乎

范氏子多賢他日讀父書境土不難復七廟之恥不難雪仰惟在天之靈尚照臨之

跋西湖唱和詩

右臨安西湖唱和詩石向備員學省率以休沐日獨游西湖時有篇什以陶寫伊鬱初不敢出以示人而同舍有知之者往往假寵教以和章殆盈卷軸倉猝罷免萬里以歸水火焚溺有所不免僅餘此數詩凡十四人閒居閱故書得之因葺北田草屋刻之屋之壁雖然石去

朝跨九年矣升沉出處之異用死生寵辱之殊致此理之必然者至於筆勢句法如玉如金亦足以想見一時人物之勝年月日跋

跋王金州送贍學錢書

學以養為義校以教為義養當有食而教當有書二者皆先王之成憲學官所資以立焉者也頃歲學校往往有養無教食而廢書多矣故學校所至不復藏書雖曾經朝廷賜書亦復散漫不收他可知也每三歲取士考

官所要書率科之書肆文具而已至學校兩季補試或
旬日發題多隨意摸索不復檢閱無幽遠晴深之意間
有粗淺凡俗傳笑士子者或曰此非學官之過學無書
之過也石罷放為成都教授始因試諸生日援上庠例
求𧾷觀書至無可得則以學力所及自市書既得數千卷
而所闕甚多會金州帥節使王公送五百貫贍學則以
二伯貫補書數之缺而經史子集大藏稍富於巾箧矣
先是學有韓退之文板本獨缺柳子厚集板因以三伯

貫刻板并韓文並行豐其本息以給膳養不足之用竊聞公典方面所至多為學官市書今成都學自此有書庶乎公之心所需丐甚遠豈特五百貫而已哉惟公倥偬戰陣以恢復中原為已任而能玩意儒術文武並用勲名竹帛宜與國垂於無窮士子筆端但知賛美以飽公之惠於學校間也謹勒公手墨於翠琰永為學宫光寵

跋安氏教子五說

厲之所以望其子者與堯同堯子固不肖厲之子亦未必不善皆天也五説皆聖賢仁孝之質學者之事豈惟安氏子所得於親者而已乎勉之

題許道寧畫

許道寧寒林怪石老硬殊多佳處但不甚惜水墨往往有斧鑿痕琳兄喜説許道寧畫更參此一轉語三十年後有味趙久道亦學許道寧者

題李道明畫出山佛

先君子棄諸孤谷弟甫六歲當不復詳記其音容試為炷香作想其端方靖重渾然紫金光聚如畫此佛出山時則可見其人矣此李道明筆石書之於天彭之東湖泫然久之

簡

答杜敏教授

邇日祖暑肇涼伏惟横經師席尊履佳勝未嚴召閭所冀綏愛

又

分士而治此州師儒之尊三蘇先生其照臨之六經麗澤與天同功吾人其勉諸石預受賜矣甚幸

又

泮林別去歲月如許其事則付之道塗游談其道則吾輩貫冬青青未之有改也石老矣行當與公細論臨書馳引

又

專介雙緘禮意優寵如見敬畏於他人者非朋舊所望數語為謝殊愧崖略

與眉山知縣

即日嚴秋向冷伏惟撫字多相台履佳勝未聞珍愛伏審高才劇邑前無全牛美最華塗未應縶驥召擢有日翹引以之

又

欽遲英譽積稔歲時茲獲為僚同一城郭日有欵奉之

幸預慰此情

與費通判

比日秋半已凉伏惟典贊藩條神人安穏台候萬福謹

奉此候記隷

又

銅梁請違曠歲不復記崦嵫餘年所得朋舊例如是要之佛氏三宿桑下滯念所感况欲臨鏡剪白而與人較量是非以益其老乎懐仰曩時竊覘風矩詞吐几席觴

豆閭曷勝依依

又

伏蒙以雙筠為賜此近世公牘之贅者至於累繭細札不知可略去乎厚意所屬以獎借為重而以涼薄罪垢之餘蒙此愧怍亦大矣下情第切感慰

又

石扙拭除郡尚有前日非據之憂所恃者福德和厚坦易明白如挹眉宇秋陽中得以自洗瀹於無涯之津思

過半矣石畧出雍府事回即得伏謁預有欣喜

與交代李侍郎

邇辰秋瘴未消凉氣折暑仰惟君子四時天道已行世態冷熱有出陰陽二氣之外者一飯自重姑如𠫵儀之祝

又

伏惟兩川桃李相接資之鄉山不能數步往來者說尹在口且一昨朝著飫服盛美欲一見未得乃今以郡左

符為交承石區區此願破矣不勝欣喜石再召再逐分為田里廢棄之民何敢自比下塵聖恩寛宥再試名郡豈其所宜踵武君子承挹其告新之政庶可以免其戾矣幸甚

又

伏承新渥曷來揚舲大江知有日矣共以懽慰石尚及稱一觴之慶於公送江入海矣小啟葢飾説之贅非所以干匠目皇恐皇恐

與蘇給事

恭以斯文持世以道事君出處雍容賢名愈白即日台候萬福請外偃息不薄淮陽計已氛祲廓然朝著清明復為兩地之歸此三宮所倚重天下公論所係屬非特石之私伏乞保重

又

一昨蒙示照牒給事舉自代此古薦士也石至愚且賤何足以辱此昔退之舉侯喜自喜望退之間不能寸非

獨喜自鼎人物品級天下公議以為當然於給事不失為愛士石則自以為過且愈速其罪垢也二十餘年見仇於權者亦既甘心而猶望望未已自來通義日畏一日危行側視恐不免以去今則稍可息肩矣人知給事之舉何啻九鼎一扛石親老身亦老矣捨公道其馬依不任此情

與陳大諫

去秋黎卒行上狀未見回程一向曠於動靜萬切瞻仰

比日遠惟台候萬福温凊色養晨夕告猷君親之奉兩極其美甚休石乘障且閱歲於公無絲髮之補而親舍阻遠稔山崖之惡私計可知矣日以速譴生還為幸未間伏乞保重

又

今之士氣植黨以固位立監以護謗忌克之風勝而凌誇之俗成國家忠厚之福鍾積已深法制深嚴是瑣瑣者何能為然區別邪正明白是非為四海端本溯源伏

惟有可言之地可行之時大諫無愛焉石曷勝為斯文願望日夕東踸禱而祈者

又

敬問國太夫人壽體康健新婦兒輩敬致百拜起居之禮令季大郎令官何地郎娘各計均福沉黎有委寵示李成書來巳拜珍餉矣感感

回資守

伏辱板教下情感慰比日恭承台候萬福戒飯甚寵仰

佩譙眷委曲於罪戾退藏之人至矣第石見若赤日方熾來介具見之昨晩方掛家舅服郡齋禮法所以風示千里而不肖者向來亦濫迹儒宫彼此舉動似當愛護儻蒙矜從俾安迹於蓬陋與朝夕奉蒸豆無異也死罪

答賈子春

專使辱書甚恵富於藻繢而秀於語言若欲跨人頭角而傑出其上者此豈細事但不知僕何以當吾子之意不然於禮亦過矣謂僕欲行聖人六經之道而與四方英

俊共之則然矣必欲使僕如孔孟以降荀楊韓子數聖賢者髙其閑閎而推用其徒以張皇羽翼則僕有所未敢也數聖賢者皆天之所授以續堯舜三代帝王不傳之業爛漫季世又厚畀其徒而陰相之俾相與維持於萬死流浪以有立於千載者皆天也此豈人所為哉雖然僕固不敢議誠得數聖賢者復生今世僕將率平日所與共學者而游其門亦未敢便溟涬而列於羣弟子之下如升堂入室亦次第可學而至也僕所得於賢朋

友誠多誠厚度他人未能有此僕得之亦私以此自賀自樂不知天亦有意於我者乎誠得天假以餘年未即委頓坑谷更如吾子之教雖然亦未敢侈用吾心而輕出人力以速誚取罵也近日趙鶚有書來令僕多著書意亦如吾子之教而庶幾尚可勉者太玄法言原道等篇如諸子不難作也易曰修詞立其誠誠立則詞立如吾子之文固佳矣凡所以望於僕者篤實用而略浮華崇理趣而省虛僞苟可施於身而立於世幸以悠久可

傳為念無貽他日不誠之戚僕終受賜矣因入城見訪閒居對客談道亦一樂也遲竢不宣

答王景文

九年之别一再寓書應不免浮沉頃聞從軍入蜀初亦未審往來者亦不之及不即奉訊乃蒙教劄先辱愧悚愧悚此日具承台況佳勝慰喜久之賢東道相處遠客可忘索寞跬步梯級更當勉力有如修名欝欝非久此者石杜門奉母貧甚有可營甘旨執飽而止老矣敢更

決擇他覬乎沈黎改授已出誤恩近闕入手小濡枯涸吹嘘有自知感感未間厚珍重自愛

又

石西歸頗多暇日有易外疏論語集傳二書或可藉手故舊此外隨筆應手皆不計其文之工拙與今人之好惡愛憎所謂道學初不曾夢恐亦只如是說也景文有他文得一一見寄如何彼有可過從說學問否俊場年少多有其人至如臭味語出肺肝當自得於吾人睟子

閭不必僕說思之思之近文一二紙嗢噱擲去之湯朝美一再收書未有順便可作答或以此紙寄似亦佳

答郭綱秀才論稱呼

去秋承書來介委之而去不報非有他也便人再辱賜教詞句峭立當是深造自得否則一字説不成也喜慰喜慰志彭氏稱孺人特以范氏貴仕名門眉之彭亦如之亦猶子呼承務婦稱孺人生已過稱如此死何可曆春秋君夫人其不得稱夫人者特曰君氏其於夫人可

輕稱乎唐自一品以下曰國夫人郡夫人其他郡君鄉君縣君外散官通稱縣君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則曰夫人所謂孺人則國之庶子之妻秩亦似優於縣君非令之所謂孺人也今之孺人乃婦人之初封頃年顯仁太母恩賚士人之母年八十皆得封之其施之范太師家諸婦不為過否韓柳誌夫人之例極是考據得出且援例與時恐不經且非正名之法如何子有子𢎞皆廷傑之子草父為兄弟子初槩為佳士豈可以廢學遂

不士范氏子弟乎革父之書異於其伯氏更審觀之可也知遁來寓處房氏面壁功用以不倦終之勤種多穫名第在高才無難起居比何如畏暑如疾惟君子消息常理不宣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四　　　宋　李石　撰

銘

大成井銘

外學吏李石作二井於成都先筮得巽䷸之六☵九而老之☵坎焉曰井祥也陽揺其精陰開其明木湛乎深土溢乎津順所汲以免於險吾井其濟乎乃闢甃三尋有咫得食焉

分東西為亭以大成名据象辭也歲大荒落日清明大餘一十二小餘一千七百七十一

銘曰

一奇而精六偶而盈此天地合水所未形我浚其源如海之溟派挹華滋分注以清我則不驟待其淵渟爾綆之修此險之行爾汲爾學無敗其成

誠齋銘

子思子誠明似二事為聖賢入道深淺之候

學者豈可蹴至如人飲食量口腹所受有不可强而誠之淺深見矣令狐大受以誠名齋景浚卿為之記資人李石作銘曰

彼孰為物孰摶形似彼孰為誠於身則是夫豈不知是有四體一指不伸隱憂厥中是中有誠孰摶則空彼空非物守以吾躬躬之所基忠信孝友人且有疑日用引久豈無水旱曰歲其有父母師保倚為輟作試歸此齋擧束高閣斂之毫芒散之山嶽何必讀書以身為學

思誠堂銘

學子勾龍復成作誠齋求銘懼其汰也敬為益一字曰思誠其銘曰

以指指空空本未立說空向人信指所及吾性如空空中有誠引性說誠如指空名水之方諸火之陽燧本諸日月空則不匱爾盡不思誠厥有因思以自導渺乎爾身馬則思馳鴻則思射誰無父兄貽我一室聖門幽深性天之師為弟為子淵冰其思

著存堂銘

古渝王令德作著存堂以思親取禮記著存不忘乎心之義銘曰

心極則思目極則睹心目兩極何恃何怙始終惟一永肩慈慕感心泣目滴滴后土誠敬自中覿焉笑語豈不四時遷變風雨齋祭以孝親天芘汝曷著曷存燕此寢宇

藝林銘

藝猶技也自道已降技等爾學其技君子不可不擇作藝林銘曰

學必有師誠心所寓心固有傳以學為聚大小高下靡不畢具藝乎林乎材以待取

戲綵堂銘為趙扶以其親賜高年爵作

人子之仕以祿致美親年之高子心則喜萊也此心誰不人子其爵伊何一級自天白髮華簪三壽之先子學而仕綵戲蹁躚色笑之養昔人未老父前子後樂此華

好扶也勉諸詩書共道

葛仙井銘

仙猶蜕也蟬以殻蜕蛇以皮蜕至於龍獨以骨蜕者得非江海靈物儲蓄既大不為蠕蝡小技以幸速化顯晦動靜與元氣合一出入生死唯氣之存其於形也若將遺之故能玩息古今踔躍天地翻波濤走雲霧是氣也而形從之人因鍊形以仙者猶龍乎乃今執蜕

以議仙縛之故樓索之環堵塵滓之市謂其陳迹在此且仙者之形尚不可執況其居處作止之細乎是窺潭洞竅穴以求與龍戲也天彭大智僧坊昔謂葛璝之宅井故在焉汲者甘此井謂仙嘗浴丹此水疾者飲之平疥者飲之清或云兹大葯餘馥伏龍脊井也住

持惠祖淘井郡丞李石銘銘曰

仙棲千山今葛璝是也而亦宅夫塵滓之市有不為市

人所溙者泠泠乎仙人之泉歴梁宋以來刼灰變遷井不改也渺莫記其歲年嗟夫雲霞獨往仙蹻上天彭氏愈飲而愈有味者玆非其鼎中之餘瀝而大葯之九還者乎

靈泉寺慈氏閣銘

靈泉寺僧了緣始以紹興己卯建慈氏閣其徒覺普遠來東南乞銘李石合掌作禮敬為

銘曰

昔有化人來云是西方佛提掖周天子足躡雲雨上恍若鈞天居俯視人宮殿如累蘇積塊化人云此幻與王特神遊大哉佛一心廣大包四極我以一心觀諸佛等虛空誰令作宮殿臺榭如祇園金碧丹砂青莊嚴具五色幻中益以幻形容諸佛心耳目所見聞何者為國土而況慈氏閣空中樓一塵佛身無邊雲無數諸眷屬有幾多羅樹八萬千由旬如何于一塵便作見佛想緣師老比丘一念重山嶽辛苦成佛事只以此心觀袈裟裹

虛空無一不是佛云此毗盧舍磊落古道場權輿自唐人父老斤斧跡層雲起傑觀繪出華嚴境香火諸梵唄隱隱鐘磬聲一粒與一衣檀度歡喜捨穿井得甘脉誠非一日事以此布施力報佛父母恩梯級登上方隨方即見佛我喜緣此事隱忍如我心頭目及髓腦一痛皆可捨佛事倘可作先以此心觀

名世堂銘為馬潼川作

湯湯之江赫赫之文吾蜀吾文與江東渾我相西南孕

離至坤火虛而明土静以敦麗照通中二義斯存長卿君平曰雲曰淵涪潼並流金華之山子昂故居髙䣊天監誰主盟之有嚴列藩帝賔命之爾昔代言相此蜀守三蘇後先爾去我取扶築隱垣丹青昔人凜乎面顔此天誰欺盜食人肝越人章甫施於髭髭堂堂吾道隷乎葢尊聖人不作誰習其傳名之翹之吾詩可經

桂林硯銘

方以堅其操平以礪其心硯於墨圃惟谷惟深兹為桂

之林

用拙堂銘

成都黄瓌作拙賦隴西李石以用拙名瓌之堂且為銘銘曰

百巧不如一拙有餘天地之拙寓有於無生物不測雕鎪榮枯吾拙孰用通天地儒渾沌未死妙樸誰模以拙用巧蟄龍深居以巧用拙捷中以狙吾於黄子擇此二塗晚食當肉安步當車孔拙則黙顔拙則愚不用之用

褐蔵空虚吾斯人徒亦拙矣夫

遁菴銘

其出為揚其入為伏一出一入誰絆風足聲不見形拔山之木象罔兩間日月燈燭自顧可憐相背而逐我食我徹我飲我谷佛則避佛俗則避俗二人相同相語相目忌心遊天闕脚峙山軸菴中之人以遁為卜

義砥銘 黎州學

土不沉根則深磨而不磷疑乎士林金砥其刃義砥其

心

自牧齋銘

潼上喻謙以謙名以爲未足又以自牧名其讀書之室曰非敢躐取也於謙願學焉李石嘉其果於謙也爲銘諸銘曰

唯謙能尊唯尊能卑本自不尊曷卑之爲爾學之初自謙之基自之一身以繫以羈如彼牛羊勿佚勿遺爾學爾牧恐然來思汝今誰自驁乎四支空腹説食罔罔渴

饑曷不多學盈其歲時是之旣尊牧以自持未卑而牧謙自誰欺六畫之一謙學之辭

誠樂堂銘

夫物之生大哉天覆惟天能誠惟誠能有人物之一對物以偶物致號萬身曷盡取朝暮衆狙徇物以走君子憲天不息在久九竅玲瓏誰則户牖物物塵沙誠虛而受忍此為役日與心鬬人憂我笑夷則不陋誰出誰處夔龍牧守一堂坤維日月星斗社稷司之如臨俎豆我

固天全其樂不茍曾子子思孰先孰後蜀山吾文吾師孟叟

量庵銘為慧海師作

世有幾刹刹有幾塵一塵大地風水火輪中藏虚空廣大由旬敢以蘧篨邊畔四鄰區區釜鍾尺丈寸分滄海幾斗須彌幾斤無量唯佛有量唯人有量無量同一法身

贊

明覺大師贊

世界無有魔誰以魔自礙是故名魔者浴我香水海

觀音贊

華藏世界香水海清凉山上功德林白衣大士阿毗曇六度萬行亦如是

十六羅漢贊

第一賓度羅跋羅墮尊者雙垂足兩手橫柳標据膝二鳥銜花一飛一墮

給園三千我為第一垂足不言橫据楖標此法付誰不
請而得飛飛雪衣委花近席
第二迦諾迦代蹉尊者趺坐右手執爐左手
拈香胡奴發香以進闌帙在側
貝葉誰書粲釋迦文枯木誰香布功德雲我坐爾立湛
兮中存扣以兩邊內修外薰
第三迦諾迦跋梨墮闍尊者厖眉袒右結跏
左手托梵夾左顧二白猿獻果一禮一立

大士心相兩足甚尊拈起句子河傾海翻瞬目問誰是二王孫因華成果莫忘本原

第四蘇頻陀尊者左手執麈尾右手置膝若欲結印雙垂足坐童捧經侍側

我觀我身兩足兩手手既執攪足欲馳驟童子捧笈是中安有八萬四千弗如閉口

第五諾矩羅尊者盤右足加左膝上右手支頤若有思左手按足指而坐崑崙奴從左炷香

爐中

我取我與不吝不貪一炷薰心萬法和南我為汝思非五非三知風之自鼻觀先參

第六跋陁羅尊者收足曲右膝把之加其左

臨水坐崑崙奴蹲挹水於琉璃淨瓶

水性本空不風自渙湛然鬚眉誰使汨亂挹彼注兹一派天漢無言阿師抱膝永觀

第七迦理迦尊者龐眉碧瞳朱衣趺坐右手

按膝左握拳據之如結印作呪鉢水湧沸中有小龍出頭角

燕坐冥心靈源自在其中有物蜿然濤瀨雄其牙角能小能大收之一鉢放之四海

第八伐闍羅弗多尊者趺坐右執如意左手托之膝上

以身循手脈絡支節以手循心如雲藏月心上起意三者黑業此意自如非玉非鐵

第九戒博迦尊者脱履收足右按立膝左盤
袒左垂肩握拳按地而坐侍者地上補磨衲
我衣自然貼體具相自補自紝采章物象一線無迹是
虛空樣我足非歟生平幾兩
第十半託迦尊者雪眉垂肩收膝左拄曲肘
據上盤右足右掌按地猛虎舐掌在側觀空
不顧
我觀虛空色無有二蹲猛在側有不及視蒼蒼非邪空

亦非是汝舔我掌嚥我法味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雙跣收右足立膝左執扇据膝上垂左足踐屨上左顧看蓮花池

六月火聚宅中熾然是清凉池著芙蕖仙掌中穆如有冽彼泉無垢法身一念現前

第十二那迦犀那尊者東面收足立左膝展臂膝上手執金剛數珠圈子崑崙奴西蹲向瀑布洗鉢

我法不說心珠自光念念相續如圈金剛垂瀑百尺煙霏露蒼淨洗齋盂聞魚赴堂

第十三因揭陀尊者趺坐兩手憑几前有金甲帶劒人捧書加額禮請侍者搭袈裟立若欲可其請

燕坐不動如寶玉山雨施十萬雲心自閒龍華諸天任君往還慇懃致詞肯來人閒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垂左收右轉盻據几

通袖而坐

佛趺坐時問有禪句一收一放二義來去不動如如倚几轉踞袖手旁觀無有是處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收足右立膝斜盼右執麈尾以支頥左袖憑几盤左膝崑崙奴傴而

放龜

舍爾靈龜觀我朵頥爾智爾用我頥我持思於無思妙鉢闌提龜則靈矣童子何知

第十六注茶半託迦尊者定身開目蒙頭趺坐槁木中木旁出小枝

身既有根木亦有株身木兩冥誰榮誰枯附枝生春外槁内腴脱然一念渺乎八區

石未第時夢所居壁中現一羅漢自言求贊應手贊之曰以手按膝兩足甚尊西天諸宮備聞此言贊畢羅漢即隱入壁久之復出求益數語或曰此聖羅漢也庚午待試信相僧

舍日到佛殿炷香讀書贍十六尊像其一榜曰應夢羅漢與向所夢無異既而石以是年忝第比來假守沉黎風雪瘴煙摧折辛苦子母兄弟分裂哀災患收恤不及靜念所得薄俸嘗恐叨竊致災因令士人王愿同畫師甯熙載以善本撫臨自贊其上以示不忘尊者慈護大恩仰以追先世冥福乾道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先君朝請忌日男石謹跋

又眉州圜通閣十六羅漢贊

一趺坐手舉眉毫相

汝觀我眉毫莫作壽者相願以毫端力引接諸衆生

二策九節拄杖相

挑起四大海以此杖頭力龍神為法故來獻祕密藏

三兩手作彈指相

彈指微贊歎大地師子吼衆生如夢覺皆作見佛想

四側坐手捧香山相

視側世界無有側者手擡須彌能住持故

五執拂子相

豎起拂子我義隨墮悲願如海無有盡故

六執如意相

非心非佛而況意識我法如如安心已竟

七觀自在相下有猿獻果

有佛與無佛不作有無想惟能空一切受此獻果供

八半趺坐看經相

無情說法有情藏面我破微塵出此經卷

九手輪數珠相

諸天未有佛要從心佛起此非第一義而能轉衆生

十捧舍利塔相

未嘗起此座云何湧寶塔問訊塔中佛乃先見我手

十一交膝執拂相

我起不定故坐作正偏相意中互賓主此義無交涉

十二側坐看虎相

以慈悲力生勇猛心我眼如月無有恐怖

十三捧鉢相内有龍湧出

稽首娑竭多金翅昔所困容以七寶鉢眷屬皆安穩

十四握錫杖相坐下有一虎

汝本無殺心而況有殺者黑風不能吹故還汝佛性

十五垂足虛捧經卷相

口掛墻壁作磨磚想忽於虛空受持此經

十六趺坐入定相

是定不定相名為衆生佛我從三昧起非佛非衆生

疏文

儀真齋僧功德疏

某伏以荷國寬恩有周歲二萬里之往復奉親遠役貿全家三十口之生成懍然性命之憂厚矣髮膚之託仰資仙蔭聊課齋功伏願終惠長塗蚤瞻先壟溫溫江瘴掃疫癘以潛消節節風灘戢波神而無聳

癸巳二月四日齋僧疏

衆生業力未免億刼迷塵諸佛願心務求一切苦趣恭惟無上之正覺乃是去識之資糧明晦既殊薦嚴敢昧伏願某人以平時之素履仗今日之良因沈冥不滯於闇途安養常居於樂國玉毫光裏親聞解脫之音金色界中永陪清淨之衆

請正老住保福疏

不忍回頭趙州住處本無佛且煩出手大唐國裏幸有禪許時化鶴今始歸到此騎虎不得下某師定眼具足

覺心光明十二世孫臨濟下不斷如線三千弟子圓悟
老已親付衣矧惟三業之昔游常給十方之遺愛想往
還之同日任興廢之關天紅蓼灘頭舟楫未存於東下
碧蘆岸上鉗鎚請舉於西來不妨再理舊規模又是一
番新歷日已曾熟識不用牢辭

父母諱日功德疏二通

災患相仍倍覺念親之痛慈悲有託敢輕事佛之誠爰
薦溥齋仰資厚蔭伏願先考朝請真天不昧報地轉增

頓悟前緣永綏後福

母憶子子憶母不隔幽明心即佛佛即心無分彼此望

松楸有千里之遠對藜藿無一日之安自課齋功仰承

親諱伏願先妣蹇氏安人英靈如在鑒格不違雖頭目

髓腦之可捐如何補報尚身體髪膚之未毁誓竭驅馳

京觀功德疏

不安巢穴自向死門大建津梁為開生路國家盡包容

於遠邇佛法垂薦拔於幽明伏願孤魂蒙率土之仁朽

骨被漏泉之澤三硐城下修歳貢之嫠僂澗水邊無夜吠之犬

偈

觀音殿偈

資聖道人作觀音殿歳月落成鄉人李石歡喜說偈

大士德如天天高萬物下如何尋丈室收拾萬由旬天既大不容大士著何許作室道人遠先得大士心能於

一毫端浩刼萬物數百花香水海妙寶莊嚴光燄坐栴檀林種種具足相大士在掌握八窻見天光頋以平等心見聞薫一切是故道人逺作室藏虚空我以歡喜心為說布施法

朴菴偈

我觀天地初渾沌未分剖一土與一木何有於雕琢況我血肉身便乃名作佛因佛作土木口耳眼鼻具金碧朱紫青肖像如我比土木非真實血肉人更癡三業六

根中潛伏諸業識欲求返其朴當見天地初土木血肉身方便亦如是

贈超上人經藏偈

血者人絡脈經者佛語言人血作佛經强名華嚴藏我觀此藏義天地日月光山河諸草木無數妙寶花一一諸嚴具如我所受用清淨一法身髓腦皮肉血放大光明雲便具此藏義一痛念罔極流血如江河香水黃金塗蠛虱毛髮許雷聲師子音是則佛說法是故道人超

歡喜成法施阿軫為出力平地轉法輪稽首諸龍天護此華嚴藏

金銀字合論偈

華嚴者佛富貴境界也聚衆妙寶成一佛地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物以為校飾或曰此外境界也佛之一心自為華嚴輝光焜耀出一切奇産遍布周匝具一切受用如須彌山如大海水不假外物自然富

貴其法端自布施中來以布施故得富貴相而華嚴境界具矣彭州普覺院僧法燀以清淨身入華嚴藏故得經以經故得論因求所以為富貴者初不可得且曰吾法有布施一說化貪吝為慈悲誘嗔恚為歡喜摩以歲月寶書盈篋金光銀光如二佛相凡合論十二函奔走道路相與讚嘆作禮請紀其事隴西

李石彈指說偈

凡物在天地唯一具足相衆寶和合成是名佛富貴金
銀琉璃珠車渠玉琅玕瑪瑙珊瑚枝煜然華嚴光此則
外境界不如自心相了了光明藏譬如慳貪子惜物甚
眼睛不博奕飲酒不忍一錢費碎破終于貧我以清淨
身與佛同布施頭目及髓腦地水火風大欲愛三業根
我當歡喜捨作一金銀書一書千萬言日月函明星字
字華嚴藏阿爗菩薩子善友五十三外物與法身二相
隨所擇吾家大長者具此無言書捨物得法身身中足

富貴八萬四千偈彈指如懸河寶座華嚴師證此布施法

祝文

黎州謁先聖廟祝文

石被命守邊苟可以施所學於民使近者悅遠者來吾夫子不鄙葉公諸梁而賜之教石得以服膺遺訓其在於此敬薦芳潔以告其來

黎州謁諸廟文

石所恃以行九折之險者寸心也凡視民如子吏如客仁義禮信如飢渴珍異之貨如糞土而摧折壓伏於貪淫之吏者如讎伏惟聰直之鑒克相其來敬薦芳馨始筮之禮也

告廟文

惟神福綏一方祀綿百世屬天子慶太上之新歲廣推異恩凡爾大神有功吾民悉膺重祭吏奉制敢不恪恭神享急圖報稱

黎州辭先聖廟祝文

石向以天子學官斥為外學吏逮倅彭守黎皆以學為事廣學宮增弟子員抑其細者耳至於明先聖之道革遠士用夷之習身所至則道所在如日照臨無有間斷被旨名還姑志其有懷於黎俾知神者則無往而不在也

辭諸廟文

石十年去國再名以還神賜君恩相符如一東浮萬里

尚克䘮助敬展薄㸦以告其去

祀王董二賢祠祝文

文起二典止于兩京蜀吠正信此鳳鏘鳴相如三賦鄉人已傾子雲扶衰乃收其成唐暨我宋文物後生子昂蘇氏父子弟兄蜀江濫觴流大以横嗟嗟王公揭是儀刑以董侯配自我正名古像荒寒補綴丹青此祠誰欺尚畏幽冥神肯聯食指此新楹陋學韋嬉媢詞乞靈酌水布㸦亦謂芳馨斯言不鐫有如日明

彭州謁諸廟文

石罪放乎此學道愛民苟可籍口於神者聰直之鑒如臨左右視事之始敢不以告

諸廟祈晴祝文

未雨而祈既雨而厭雖民心之所欲好惡不常諒天意之弗違慘舒可冀念此封疆土地之守豈無山川鬼神之靈一吏之責而病或及民一方之憂而害將及國尚資冥力共保歲功

柔風初布務在發生尺雪致災豈堪摧折伸者反屈榮者反枯去歲所入甚微新年亦望少稔常寒致罰無曰邊州土地所宜以過獲書要是聖人春秋之法吏則有罪神均其憂儻如所祈不敢忘報

情有喜怒氣有慘舒變怒為喜易慘而舒人猶難之神可知矣憂心累月喜色一朝捷如鼓桴應不旋軫肇此春物臻於歲功敢薦明禋以永終譽

教官廨舍後都官祠祝文

石官廨後依牆叢竹間有都官祠官廨後非祠之所宜居則當遷或曰已改祠他處則當撤然神像甚偉中更葺治葢祠所傳甚古而靈異自全故來官此者不敢遷亦不敢撤是用築垣周之以防褻慢且潔其丹青而掃除之神與學官道義相依安於湫隘會當有通衢大軌奔走香火時也敢藉芳馨告於祠下

告堰廟祝文

挹下流之潤以為高原之滋水或不至種且不入父老

云神居水衡制水出納神曠其祀水汨其源水田無收民食半菽三年於此然神祀廢興吏之責也民何罪焉

辭武威廟祝文

石去朝十年再被旨名謬典此州甫及浹歲所未盡施於黎之政者邊虛而不知備民急而不知救此後儻可終事而為黎長久之策者神愛此州與人不相遠芳潔之意視去如來

祈雨祝文

比者時雨有愆吏不敢以旱言懼以為瀆也迺今日轉盛而勢未回辭欲陳而情以迫者歲大旱民何以生玆用不敢不告神其相之霈為三日之霖以惠此一方吏敢不敬神之休

謝雨祝文

日者不雨民以為旱吏亟走祠下致禱雨既至矣以為未足吏日夜祇懼今雷雨既作膏澤下敷倍費神之力以至於此敢不頓首以謝繼今雨暘以時稼穡以登終

惠之休吏與民猶有望神者也敢併以告

祭顔子廟祝文

士有能傳世行道者言語文章政事而已後夫子而生先夫子而死未聞得志行乎中國不以政事論也自衛反魯之時公墓之木拱亦不克與六經之議論蓋無見於文章也與夫子處終日如愚言語又不可得而聞也然聖人以為好學人以為不如事之以為亞聖人以為亞聖人以為先師則士志於學必有所本矣此諸生之

所願欲以從事於斯者不敢不有所獻焉

府學祭井祝文

石到官未幾士子以闕飲告爲掘二井隨禱而獲新甃既成矣豈惟神哀其愚以罪廢來此默有以相其衷蓋亦知朝廷惠訓仁義之澤士子不可一日無食爰薦芳甘以侈神無窮之賜

祭諸葛武侯廟祝文

嗚呼定中原之鹿斬海上之鯨可與共天下大事者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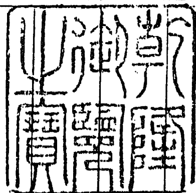
今一人天火赤帝之火夜殞轅門之星馬未飲於河洛牛絶餌於褒斜天不憖遺而使已志不伸古今孺子幸而集事以叨日月之末光辱旂常之後塵伊侯之志莫與擬倫彼其據形勢之上游操德澤之權輿故能功滿天下而惠徧於生民侯乃起僻左扶漢於衰緒閒關百戰未能九州一鼎而吳魏為賓忍使八陣蕪没翠栢黯慘悲風泣雨空遺恨於蜀江之濱故不生於垂衣之世值舞羽之代賡歌都俞與舜為鄰股肱耳目使侯作臣

蓋志嘗感激乎知己而心期乎致身爾能折節北面聽
言不聞豈關張之見蓄而魚水之情親誠九死之不恤
恐高卧之未仁蜀西南陬既弱且貧傒能使之有勞無
怨千載之下猶思詠於甘棠之春我生何艱逢天不辰
恨不得親拜隆中而周旋談笑邇公威德直所望不能
郡守刺史何足辱傒之友而攀龍之鱗閔禾黍之蕭條
悼江漢之淪湮既無英雄可以聞倜儻之論樵夫漁父
酒卮豚蹄爭求媚於明神騎箕尾於光芒弄陽律之浩

蕩雖幽顯異路而忠魂烈魄不違寤寐如影響之相親儻斯言之可復特一酹而問津

西歸祭甘將軍廟祝文

石一紀之間再名再逐雖蹈瑕積釁固所自貽然挾讒復仇亦已太甚蛟龍風濤以水險試人之心況神平衡人心以伺其去來儒名商行隱匿於囊橐舟檝於神不容以不直欺也奉親一舟數月二萬里至祠下神能鼓三軍之怒不能直一士之冤乎敬致薄酹以明此心神生



自蜀挺身事吳限以鼎峙南北則殊今一大江吳蜀同軌幽明受職臣子無貳神之受食往吳來蜀私其鄉人誰曰不得風水舟檝豈唯此行再被恩召奉親以來艱苦不忘數日有卜芳潔之意惟神綏福之